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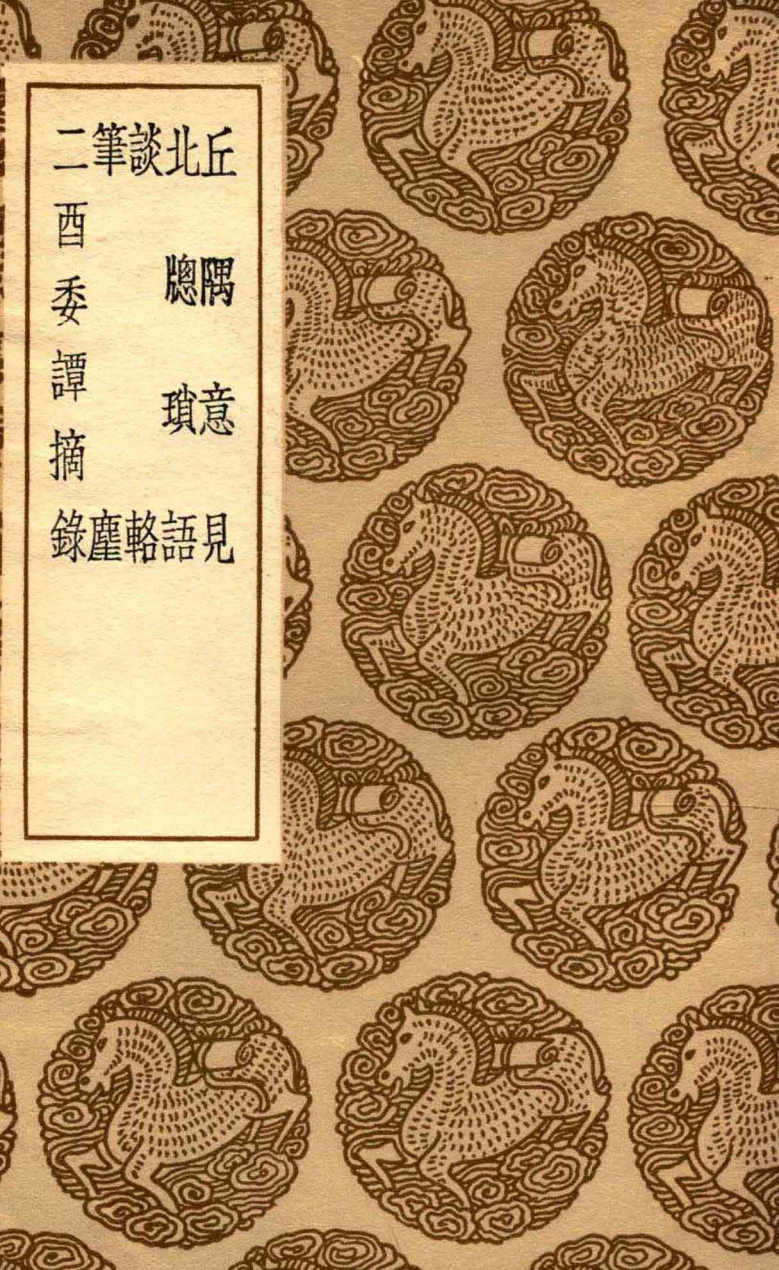
丘北談筆二

西
委
譚
摘

錄
塵
輅
語
見

隅
臆

意
瑣







見 意 隅 丘

撰 寧 世 喬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四他其及見意隅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

書

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

書

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丘隅意見

丘隅意見一卷

役羽喬世寧景叔

自註疏成而漢註廢矣自大全成而宋註又廢矣故類書者僻方初學之便無閱覽慎思之益也

今字學不講點畫失據朝廷誥制獨用中書字體古法帖遂盡棄不行洪武正韻又止用於章奏而生徒未嘗遵守學官無所駁正甚非所以廣同文之化也故字學宜以唐石經與正韻爲法而詩賦家亦宜以正韻與唐禮部韻並行也

古人制作事事精於後人惟曆法則後日益精詳內六卿分職守令則六卿之責皆萃焉外三司分職

守令則三司之責皆萃焉故非才識不可以漫授非
久任不可以責成今既不擇人又不久任故日益貪
肆無忌百姓日嗷嗷難堪矣

古者大行有大謚小行有小謚蓋當實示訓且勸懲
在也今制官非翰林者不得謚文則已不得其情矣
又必待其子弟乞請而後得之則又非所以示公也
惟當令禮部以大臣宜得者即疏請下部院覈實與
九卿翰林傳議然後斷自 聖裁而賜之其子弟不
敢乞請不當與而乞請者亦必不行庶幾昭天下之
大公而激勸臣節者不小矣

古者爾雅列諸小學蓋識名物便訓詁自童子始也
釋名廣雅爾雅翼獨斷古今註諸書皆爾雅之緒餘
也今士習草畧登仕太易五尺童子卽記誦陳言以
幸一旦之遇而古今名物無一識者此習俗之大患
士所以鮮經世之學也

洪武時用稅戶人才如嚴震直沈玠之類卽漢貲郎
之意也與近時入粟買官者殊矣

今天下民貧極矣竊觀民所由貧者五水旱一也遇
盜賊起者二也賦役日繁重三也吏貪暴四也風俗
侈五也水旱者天也盜賊者不可豫謀者也賦役亦

有必不可已者救時急務惟懲貪禁侈而已俗侈起於京師吏貪始於上官今戚里做大內大家做戚甲衆庶做大家習以成風傳式海內故京師不禁而欲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自守令以上至於藩臬又至於卿寺皆遍相賄賂以求遷補故不禁上官而禁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故諺曰得詔書但掛壁其此之謂哉

攷會典所載屯糧當天下賦稅十之三四以今事勢觀之則可行於腹裏衛所而極邊衛所未能盡舉也蓋虜勢日益猖獗矣戰士不解甲而卧郎有田安得

耕且牛種器其何給也卽能盡給之乘間而耕亦不
過充虜馬一夕之秣耳故極邊也田未可盡舉也
司馬光曰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上不在官下
不在民蓋盡歸權臣之家矣此韓非所謂中飽者也
中飽者必病瘡塞謂上下不通也

往年邊士戕主帥其漸不可長也始見於甘州再見
於大同頃南京又見告矣蘓州山西者逆事已著幸
不流血公庭耳夫朝廷以名義法紀治天下若是者
尚有名義法紀邪故當事者日益難處養奸則國紀
大削伸法則事變立起於是苟且姑息之習多勵精

明作之政難矣

近時上官鮮綜覈之法下吏多苟簡之政議者謂官不乂任是矣然未究其本也何也久任之法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遠今自鄉寺以上闕官如傳舍闕一官必補一官循其資品以遞相遷補若是則乂任法安可行乎故曰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遠

國初鹽法主於紓邊急非必盡籠天下之利也其始商人輸米不多獲利甚大故商賈得厚利九邊恃緩急祖宗大計也自餘鹽之議行而鹽法壞矣頃者餘鹽之外名目復有四五而鹽法益大壞矣蓋行鹽

之地猶故也食鹽之人又猶故也而鹽出者日益多
鹽安得不賤賤則不售不售則商人失利故雖有邊
急商人樂中納此蓋法意失而緩急不可恃矣蘓
氏謂事有千百之患以目前小有利而爲之者此也
往者論鹽法之弊率謂豪勢者占中賣窩今遇召納
之時應命者常不及數求賣窩者而不可得矣邊事
尚何賴邪

蕃人以茶爲命中國以茶易馬非徒資戰用且以制
其死命也 國初立金牌之制名曰差發馬所以尊
朝廷體統最善也乃後蕃族日有變易金牌之制難

據矣於是輪年招易之規招易者卽互市之遺意也此於體統已失矣顧自正德後廢給銀之令行抽分之法於是官商皆得易馬而善馬盡易於商茶矣夫抽分法偶因官幣一時之匱暫爲權宜之處耳乃至今循而不改何哉

晁錯謂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今虜則兼中國之長技矣昔不知攻城今能攻城矣昔不習步戰今能步戰矣昔不用銀幣今其俗貴銀幣矣昔遇人無生還者今見少壯者卽掠之去矣昔不知文儒今喜文儒信用矣此其志安可量也

漢儒所言即可行所學即可用賢良文學時與諸大夫廷論可否計匈奴則絀丞相議鹽鐵則絀大夫蓋學出專門人有定見也此豈唐宋士所有哉 國朝士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其英華者即唐之溺於詞章矣其好名者即宋之襲談性命矣然實效則不逮漢儒遠矣

漢開河西五郡號曰斷匈奴右肩國家河西五郡如漢時而京東又有朶顏三衛則虜之左右肩俱斷矣此以形勢制禦之策也自俺荅之橫也西併海西諸虜又西破洮岷諸蕃而虜全一右肩矣東收山後諸

賊又東結朶顏則又全一左肩矣故虜益盛邊陲日益多事蓋其勢然也

謀國者皆曰倭寇東南虜患西北然此外虞易計也今導倭者漳人也導虜者邊人也吾不能自有其民使其叛而導倭導虜焉是則大可慮者矣今內地盜賊在在有之若迫於饑寒聚而苟一日之生者猶不難處也顧今號爲白蓮玄狐黃羊教者皆挾妖術以誘惑愚民如往時乾州曹縣者不可畏邪今其徒日益延蔓百姓不敢告有司不敢發是隱憂深禍不知何所極也

邊事之壞極矣其大者有五功罪不實一也賞罰不信二也芻糧不得實惠三也按伏脩邊冒破四也文移牽制失事幾五也而功罪不實爲大功罪不實則跡涉欺罔而士萌倖心豪傑解體矣

國初重兵聚京師天下有事外兵不能制者則出京軍討之謂之天兵頃者虜一犯京師輒多調邊兵入衛恐邊兵之輕京師也卽不得已則調山西遼東者入援可也又不得已則調及延綏若寧夏則已遠况甘肅遠在萬里者乎不然暫以邊兵入衛而亦暫出團營兵分戍諸邊卽一二年而營兵與邊兵同矣今

營兵多而不練虛費無益顧令邊兵輕京師豈國家之利哉

選貢法所以及時用才也三途並用法所以激勸吏治也自學校士多于是歲貢者多衰老之人自進士科重于是科貢者無自信之志豪傑所爲孤憤而太息也余以爲先選貢而後可以行三途積十餘年而後可以見成效論治安者無踰于此矣

今天下田糧詭寄欺隱之弊日甚矣富者或坐享無稅之田而貧者多空輸無田之稅富者稅少則差輕故益富貧者稅多則差重故益貧此不均之弊也欲

救今日之弊使貧民實受其惠其惟均地均糧乎
寧夏隔黃河策應亦難榆林經沙漠輸輓不易河西
又孤懸萬里之外虜數扼其吭而困之遂至商旅不
行城門晝閉此可不爲寒心哉十年以來三邊徭賦
驛傳率併加于西鳳漢中三郡三郡之民日益困瘁
流離無復生人之樂矣

自邊糧納價而邊倉虛自鹽糧有包攬而虛出多守
臣所以憂困乏而難接濟者此也白渠不引涇水故
水利不多不開三門津月河故舟楫不通關中所以
憂歲荒而難生計者此也

大寧者膏沃阨塞要地也故設一都司守之自都司移于保定也而大寧故地盡棄之朶顏朶顏雖內屬而陰持兩端往歲虜自喜峯口潮河川諸處直犯京師其經由皆從朶顏三衛地實朶顏人導之也此真肘腋之患也而真保定又有散處達官達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皆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

今進士科太重矣欲矯其弊卽不得行三途並用法則莫若減進士名數至于極少或增而至于極多少則一科不過三四十人或百人而止夫進士少則內外諸官不免用科貢之士卽使撫按所舉與部院所

陟盡進士也而科貢之舉而陟者亦參半焉何也科貢人多故也况進士者又未必盡舉盡陟乎多則一科五六百人或至七八百人夫進士多則內外諸官大率皆進士之科得之者易而視之者輕矣用之者多而不才者亦不少矣即使撫按所舉與部院所陟亦盡進士也而進士之劾而黜者亦參半焉何也進士人多故也况科貢者又未必盡劾盡黜乎如是則雖不行三途法亦自無偏重之患資格之弊而舉劾黜陟無不公士風吏治無不興矣

今天下法多廢格擬議失倫非其智弗逮也大率是

非違于利害事幾蔽于嫌疑執守奪于權勢出入乘于喜愠深文起于矜名厚誣失于偏聽有一于此法無弗蔽矣

律可以無六經六經不可以無律蓋律者六經之權也故曰春秋者經中之律律者法中之經皆聖人精意之所在也

今邊議十九及于長城必曰乾溝澗未盡城又曰青沙峴不可城然虜一大舉卽決墻夷塹長驅而入不必乾溝與青沙峴也故築城乘障者爲傳警清野之賴耳非萬全決勝之策也

意見卷完



北 牕 瑣 語

余 永 麟 著

本館據硯雲甲乙
編本影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北牕瑣語

鄞余永麟著

洪武登極後嘗微行夜過村落中口吟云微微細雨
洒脩竹拂拂輕風颺落花忽見一老人云天下車
書今一統五雲深處帝王家太祖召見曰昨聞汝
詩深見忠愛汝欲官乎曰不願曰有子乎曰無子
引入內庫命其縱取老人遂取一金曰畢老足矣
周岐鳳蘇之常熟人豪俠跌宕縱情詩酒自號江湖
風月神僊多往來僧寺道院每爲鄉人所仇誣以

他事訟之於官官府持之甚急鳳望門投止莫有容者錢永輝亦常之巨族鳳往造焉錢贈以詩云聞說多才命未逢年來無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陽風雨夜推蓬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鄉似夢中一日至家欲與妻狎妻曰良人避難人皆知之倘狎而有娠時欲自鳴誰則信那是累良人不淺也鳳納其言而去卒死於外後扶鸞者祝曰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爐香清風來故人鳳卽赴

壇至今吳下不絕

方谷珍寧海人長身巨目力能制虎適蔡亂頭倡亂
劫掠村落珍鳩集家衆聚兵千餘遂執亂頭時元
政不綱台州路兵官受賄奏免亂頭珍怒曰得賊
者無功爲賊者獲免賞罰如此彼能爲賊我不能
爲賊邪遂作亂元不能制赤魯不花者爲其所殺
不得已降詔撫之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遂據台
溫明三府而明州爲其巢穴東連張士誠南結陳
友定爲東南一巨鎮我太祖號令江左婺州旣下

之後珍懼不敢敵遣使奉書求降太祖受之然惡其反覆後遣信國公湯和討焉珍遂入海和督舟師追之獲送建康太祖問曰谷珍你一向在那裡珍曰臣天下無道乘桴浮於海天下有道束帶立於朝太祖喜其言授以都督僉事卒於建康後台溫明三府民心未靖太祖以其從子明敏明徹爲總管以統理冀其向化而彼二豎者反生煽惑潛謀不軌遂族之

錢與謙游西湖見天竺婦人燒香題云窄窄弓鞋款

欵擡爲燒天竺炷香來眸凝綠水波微動掌合白
蓮花未開腰細漫搖春日柳臉勻初試雪天梅不
知暗說緣何事斜插金釵撥冷灰

黃翰多景樓詩乘興來游多景樓名因多景有人游
長江不見水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一色松杉分
雨露四時花木度春秋書生就得經綸策明日乘
風上帝州

唐子畏傀儡詩紙作衣裳線作觔悲歡離合假成真
分明是個花光鬼却在人前人弄人文衡山子弟

詩末卽且女假爲真便說忠君與孝親脫却戲衣
還本相裏頭不是外頭人二詩亦足以警世

陶時莊儼浙之秀水人嘉靖初守揚州作銅壺翁傳
鐫石南門之譙樓甚得韓愈毛穎革華二傳體裁
銅壺翁者銅梁人也弗顯其姓以其最壽故曰翁
或曰軒轅氏始成之後世遠事湮莫可窮詰性嗜
處高足不履地懸壺在左以代準繩雖身近闔闥
而晝日常閒逮夫衆動既定則兢兢慎持坐以待
旦蓋體天行玩歷惟悠悠爾也尤不喜與人酬酢

常曰我一滴水其理性情之鄉乎若等豈以我壺
爲飲器而欲器之乎賓客皆弗諧甚者鳴鼓而攻
之會姬德旣衰賢聖變騎翁歎曰孔鐸其不揚壺
可知矣乃托於六甲之法長生久視蒙世溫蠖第
相襲以爲神仙中人而天人之蘊終非衆甕者所
能窺獨漢子言因章房氏六日七分之尊爲盈虛
偶奇以損益之問於相襲翁翁後以房道不相爲
謀嘗曰我十二時中不忘省已而已焉知其他魏
晉以降代不乏人迨我聖祖定元都除舊布新時

守臣以元之水晶宮漏進帝曰廢萬機之務而營心於此焉得不亡命碎出之而惟銅壺氏之滴翁任使有加又自京師達都邑分布其子孫以警教天下亦號曰翁而厥先所任之翁蓋辭祿請老矣百六十年天人時萬物若諸福畢應瑞慶大臻底於嘉靖丕實陰陽之道於乎盛矣邇來人之臧否不同其都邑子孫有失其祖父故居歲己丑侍御西崖朱公持斧維揚謂儼曰翁有功於世而忍諸哉於是通商惠之得若干緡以爲翁助再成樂安

窩 乾坤遺所志擊壤者翁對曰翁真似我蜀子
雲哉翁真似我張益公哉若公爲政嚴明鼓番漏
水歷歷可指倘一刻差必詰之守籤者他日殿直
荐好官員及公亦以即中更鼓分明知之故翁與
侍御并言之言訖而去厖眉皓齒繩繩未艾克世
其家者非揚之翁而誰

奉之雪竇深入萬山中凹陷下平泉石清峻竹木森
蔚浙之名山也宋高宗嘗夢入其境象傲而求焉
竟得此山刻石曰應夢名山明奉化尹鄒智有詩

曰板蕩徽欽出北關五城日夜望南還康王自是
臨安主不夢中原夢此山

賈似道度王田甚急閭閻不得寧息有人詩云失淮
失蜀失荆襄徒把江南寸寸量縱使步天長丈丈
也應不是舊封疆又盛販私鹽貨於吳下有人詩
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齏雖然要作
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中山武寧王達夫人謝氏膂力過人常持鐵器重百
斤者軍中隨行後太祖登大寶中山就封每朝見

太后謝夫人時致不平嘗有我家不如爾家之言
太后以是語及太祖曰枕邊之言中山寧無動心
乎一日召宴內庭中山與焉命勇士殺謝夫人於
其第太祖持卮酒侑中山曰今日卿可免赤族之
災中山跪而飲之然不知夫人就戮也

張宏宜松江人爲餘姚令欲毀一僧寺題詩於壁云
古寺伶俜幾百春斷碑磨洗認前人忽朝一日無
常到滄海桑田又一新寺僧憂不知所出適天童
寺僧懷讓者客於其寺遂賡一詩於其次元亮歸

來不計春讚眉入社更何人祇園陀樹今枯槁看
遍桃花幾度新云張公來見詩而喜寺猶可保也
不然我亦當速去次日張公果見此詩而怒旣而
吟哦者久之又喜詢是詩何人所題僧以名對邀
與相見極口稱善遂得不毀

故老相傳于肅愍公臨刑時謂刑者曰且停刀得完
一詩云莊椿居士老維摩做盡人間好事多正統
已添新歲月大明重整舊山河功過呂望扶周室
德邁張良散楚歌顧我於今歸去也白雲堆裡笑

呵呵及憶少時聞黃南崖先生言未嘗有詩但臨刑時云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者三四時有同刑都御史王文在側云斫頭就斫頭何用多言由此觀之不免畏死戰慄無從容就死之義肅愍剛大之氣小大可知豈至此而錯亂畏邪余終以南崖之言爲可疑

張白齋未第時遨遊吳下幾二十年平康樂地時每放懷一日自吳中歸過舊識適張宴內庭以他辭却焉白齋立筆寫一律以寄初月黃昏欲墮烟高

樓朱箔未成眠聞燒紅燭成春夢背立銀河憶舊
年司馬青衫揮別淚小蠻紅袖拂新絃藕花風起
冰絲斷不問橫塘再采蓮投而卽去見詩追之不
得渠牕友李春亭有和詩見窺豹集

漢文帝入涖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
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氏謂平所對爲非
非也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而已責大臣知刑
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謂文帝非所宜問亦
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觀風化知錢穀之數可

以知經費此文帝之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

倫白山以訓年少登甲第告歸親迎三司置酒邀焉
投壺至夜分某提學者席中賦一律贈云夜淡壺
矢屢更端賓主東南各盡歡燈下過橋年少易席
中點水老人難獨龍入洞雲猶濕雙燕歸巢雨未
乾留却一枝斜插鬢倚門人在五更寒某提學者
亦善以文爲戲者也

太宗平定交趾問尙書夏元吉曰陞賞孰便元吉對
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

重賞真有見之言也可爲國家建議之準

王鰲山江西人董學政南畿考法甚酷凡見年長者
降黜殆半惟卯角者俱獲畱秀才至有已冠而復
作卯角以幸免者一人詩云戴弁我我已數年於
今卯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
年

朱賢吳人考多不利忽登鄉薦澆薄者書其門云朱
賢中科是偶然旣而又登進士朱遂續於其後云
誰道偶然又偶然世間多少偶然事要到偶然不

偶然

趙子昂畫竹不減文與可得其真蹟者甚珍愛之余
鄞有一家出折枝一幅索張白齋題張遂書曰先
生畫竹滿人間畫竹爭如畫節難狼籍一枝湖水
上與人堪作釣魚竿其畫遂不珍重矣吳下有好
事者得子昂茗溪圖一幅索沈石田題題云錦衣
公子玉堂仙寫出茗溪類輞川兩岸青山紅樹裡
豈無十畝種瓜田與張白齋同出一意

江南一士人王姓未第時嘗設館吳下作屈屈歌以

自嘆曰屈屈復屈仰天難訴乖造物人皆讀書
多顯達何我讀書成抑鬱歎昔吾年二八時優游
學讀詩與書初心只說教書好誰知教書無了期
人生百歲能幾何在家日少離日多春來倏忽赴
東館歲暮欲還猶蹉跎今年已去復明年寒氈冷
凳俱坐穿寂莫一飯小牕下冷落三杯孤燈前先
生學問且莫論主人供膳難云云一願先生不嗜
酒二願先生不茹葷先生更莫出門首出門唯恐
招朋友友人不覺尋訪來欲見主人如泄柳先生

先生獨坐悶始得虛名依本分有時散步舒精神
主人遂爲輕薄論愚頑之子功難成晨昏費盡千
萬情河東獅子反不足拊兒隔壁高聲爭先生教
法纔放寬主人責備無交歡平天冠往市中買馮
驩缺向誰家彈不願主人廣讀書只願主人多富
足先生雖讀萬卷書一字不堪療饑腹物薄禮微
爲束脩受他便作無罪囚鳥不高飛遽入籠魚不
遠躍輕吞鈎束脩况復多虛花秕穀腐米如丹砂
輸租償債兩無用此物如何能養家先生此屈何

可當天覆地載空昂昂青雲萬里在何處十年空
對槐花黃高堂白髮缺甘旨貧賤糟糠歌屢屢白
雲滿目鴈南飛落日青山啼子規此恨綿綿怎生
可此心錯用將奈何年年去教他家子自家兒子
誰琢磨七情縱不隨吾身五味亦且由他人誰能
憫我度浙行誰能問我饑在陳男兒立心期富貴
縱得富貴當自致不遇常公薦馬周投筆西牕有
何事安能不貴亦不富守株待兔終不悞良辰美
景夢中過賞心樂事愁邊度問君無學既無才何

不田園歸去來明月空谷桂花香秋風江上芙蓉
開問君有才既有學何不攀龍附鳳翼麒麟閣上
繪賢圖鳳皇池上延上客問君二者俱不爲囊琴
挾劍將何之川原遠近多行樂漁樵耕牧俱得宜
且無榮貴亦無恥日月扁舟共妻子得魚沽酒醉
復醒欸乃一聲烟波裡樵者莫憂安與危利斧曉
出行歌歸未雪先期隱薜蘿晴乾已得服茅茨田
家有事在南畝畊饁朝朝兩夫婦老子長孫足衣
食頭白何曾識官府牧童有樂人未識臥牛背上

游朝夕南村北村烟雨歌三聲兩聲風月笛漁樵
耕牧俱有樂不在天祿不在爵早知教書反不如
絳帳臯比盡拋却安得江上數畝田簞瓢陋巷三
四椽布衣饘粥尚逍遙一家骨肉常團圓先生先
生王先生可憐三十名未成床頭金盡容憔悴風
簷寸晷難留情東君東君且莫屈先生素負英華
質鸞鳳固非枳棘棲蛟龍豈是池中物何處可覓
孟嘗君天下賓客徒紛紛繆公無人子思惻子思
不能安其身屈屈歌屈屈歌寫不能盡情何多街

頭紙價一日貴墨池蘸盡春水波君不見鍾子期
逢何遲高山流水誰能知又不見楊得意在何地
飄飄自負凌雲志先生自此永相別收拾清風與
明月長揖主人出門去回首無勞再相謁信知先
生自有家何須落魄度年華教書不遂平生志早
期他業作生涯

王都御史越以事謫戍湖南度地建亭書四時吟於
其上曰我愛春春意好山嘴吐晴烟牆頭戴芳草
黃鸝罵杏花惹得游蜂惱海棠零落牡丹愁祗是

韶光容易老我愛夏夏日長玉戰棋聲碎羅翻扇
影涼南薰買奇貨添得菱荷香蟬在綠槐深處鬧
也須回首顧螳郎我愛秋秋思苦黃菊憶陶潛征
鴻怨蘇武黃葉落將來無風花自舞匆匆社燕報
歸期舊巢留着明年補我愛冬冬日閒烹茶浴雪
水倚杖看冰山莫唱塞邊曲將軍夜度關若箇漁
翁堪入畫一蓑披得凍雲還美哉四時之景也吾
何可以不樂乎朝五斗暮百壺醉而醒醒又沽傍
人道我好飲酒若我豈是真酒徒我也不荷劉伶

鍾我也不挑黃公壚我也不是奇男子我也不是
賤丈夫用則兼善於天下舍則固守於窮廬聖賢
之訓乃如此不義富貴安足圖偶然吟罷發長嘆
明月滿庭清興孤辭雖清麗而意則多怨望矣

蘇州通判某寡學不識翁仲倒呼爲仲翁人有嘲之
者曰翁仲如何作仲翁讀書全未有夫工想來難
入林翰院只好州蘇作判通

哥窪宋時舊物畱傳雖久真贗相雜人間頗多求其
真宋而精美者絕少秀之嘉善巨族曹瓊獲一香

爐高可二寸餘濶稱是以美玉鏤海東青捉天鵝
爲蓋真絕美者也漸聞於鎮守麥大監麥囚瓊索
之其子良不得已而獻焉後爲司禮監之有力者
所奪正德間盜竊得之復貧於吳下上海澱山張
信夫淡好骨董以二百金易之而歸後至南京游
都市遍陳窰器無甚奇翫雖千金不吝務索其絕
美者市家云止聞蘇人得一內府哥窰價可數百
金爲上海張信夫所得此其最者與然此物爲內
府所重得之者終不能爲已物耳市家不知其爲

張信夫云然信夫聞之大驚歸而潛貨於吳之好事者後內府竟不追今亦不知其歸於何人矣

朱杲者鄞之民家子也無他才能粗識文字世居靈門家貨骨董爲業弘治間倭奴入貢其祖父與夷交易費不能償以杲沒入潛匿夷船載之而歸彼國以杲中國人也官之正德三年杲變易姓名曰宋素卿充正使入貢勤人見之者皆曰此朱杲也鎮巡官知之以杲叛入外國遂啟其事於朝時逆瑾弄權得杲金遂寢不行放回彼國至今上嘉靖

癸未其國以夷酋元永春充正使入貢進泊靈門館其酋於嘉賓堂境清寺後數日忽杲以賀卽位爲名進泊和義門館其酋於天寧寺二夷互相疑貳遂成嫌隙任事者又不知調停永春遂有圖杲之意而杲不知也永春遂揮其黨授甲執兵徑至和義門太監三司倉皇逃避民家杲與黨循城奔散永春謂太監曰素卿賊耳容追至前路盡殺之方可解甲不然未已也太監不得已遣指揮袁璉爲護夷兵使追至紹興時境清寺嘉賓堂未發餘

夷猶有百餘城外水手稱是士民獻策於三司請
盡殺餘虜三司官畏怯過甚聞言震色人民喧譟
甚至出言罵詈是日卽遣推官高遷指揮劉文各
處擒獲斬戮殆盡而我軍民亦有被所戕者城外
水手聞城中擾攘整船逃奔出港定海馮把總與
之格戰死之夷兵追至前路斬杲黨百餘餘皆逃
入紹興收杲等囚焉夷兵回至灣頭見城上鼓譟
防備知不可爲矣遂奪民船三艘刼指揮袁璉順
流奔出後至夷兵八十餘人支路過穿山至海口

亦奪民船以行遇颶風飄入朝鮮朝鮮知其爲叛
中國之倭也遣兵誅焉擒其二酋以獻於朝今按
察司獄之望古多羅是也梟黨鎮巡官撫實以聞
朝廷遣劉給事查明罪在不原時巡按御史潘倣
覆奏若殺朱杲恐無以辨彼國是非畱此以待後
來之進貢者使證焉仍禁於杭獄餘黨着令造船
放歸

傳聞有一楊姓未第時田家也天順成化間始以仕
顯老儒李姓者能詩嘗往還而素知其家一時見

甲第如雲維舟觀焉楊之子弟恃勢作傲接人多
忽畧李作詩題於壁間云昔年此地幾經過門巷
深深掩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
將軍曹氏墳連壟社長王君店隔河今日重重新
第宅東風緩棹聽綜歌

閩之建溪清流激湍遠逝疾趨當波流稍緩更覺可
愛宋時有浙商極愛山水月夜停舟溪側立橋注
視忽作一聯云獨立小橋人影不隨流水去更欲
續完此聯竟不如意傍皇終夜思窮而逝嘗於月

夜隱隱作吟咏聲殊覺苦狀後一詩人過此舟子
以此事告焉詩人曰我當爲之散魄果於林薄中
聞吟聲清隱字句歷歷可數遂續云孤眠旅邸夢
魂曾逐故鄉來

李西涯當國二十年浮沉保位無裨世教忽一日有
人投以詩云文章名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
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李得之大慚
諺云熒惑入南斗君王下殿走梁武帝時得此天象
帝甚疑之跣脚下殿以厭其變而不知魏孝武爲

高歡所逐遂走入關武帝聞之曰彼國亦應天象
如此至國朝正統十四年己巳熒惑入南斗慈谿
馮損之見之曰何以有此象也已而韃靼寇邊太
監王振勸上親征果有土木之變弘治六年癸丑
太史奏土星犯斗門宮中有人亾孝宗命大索之
果有一人縊死於紫金城上人事天象不爽如此
海外諸國獨日本粗知文義惟師東坡山谷及王晉
卿趙子昂諸家唐以前文字俱不好嘉靖乙亥入
貢正使石鼎周良珠宣用琳皆解文字者也余每

致筆談多重佛略儒五經用漢雋王弼鄭玄之徒
皆彼所深信醫用舊方而略發揮詩尙纖巧又元
體之下下者題咏頗多略述一二春雪昨夜東風
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梨花樹上白加白紅杏
枝頭紅不紅鶯悶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泥融
寒冰鎖却鞦韆干架路阻行人去不通游育王寺偶
來覽勝鄧峰境山路行行香作堆風攪空林饑虎
嘯雲埋老樹斷猿哀擡頭東塔又西塔移步前臺
更後臺正是如來真境界臘天香散一枝梅萍錦

鱗密砌不容針只爲根兒做不淡曾與白雲爭水
面豈容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應難滅數陣風吹
不復沉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鈎尋被張
太守禁舟中老鶴徘徊日本東笑看宇宙作樊籠
空教飛入堯天濶還在扁舟一葉中體製大槩如
此

永樂初詔徵天下詩僧吾鄞萬壽寺僧某應詔適上
元節張燈時應詔者百餘僧傳旨以鰲山爲題僧
某云鑼鼓喧天慶太平燈山萬仞六鰲擎雲間一

佛開金闕天上羣仙會玉京錦樹有花春不老銀
河無浪月長明聖恩特與民同樂敕罷金吾不禁
更詩成進覽太宗見中聯後一句獨稱旨月餘厚
賜遺還

平江洞庭人施麟子經讀書能詩隱身商賈轉販金
陵寓金川門外之通江橋隣右有陳克恭者一女
名淑華質性溫柔好觀漢魏詩寡居於父家施生
見之挑以詩云何事佳人倦妝束含情獨倚闌干
曲桃腮未肯露輕紅柳眼無由轉微綠惜艷應須

羯鼓催春香若待新詩促也知不是怯春寒故欲
遲開期杜牧淑華見之每於施生畱盼情不能已
生又餽香花餅并詩寄之偶曾移權過閩溪覓得
龍團幾片齊味苦不堪陪蔗液特來緣此作階梯
華隨和之君分仙茗過荒溪猶勝人參芍藥齊不
覺清風生兩腋蓬萊何必問丹梯施生愛其才貌
欲娶又念已有家室且合之不正足妨清議竟作
詩以絕之殘花不折却空還自笑渾如醉後看過
眼紛紛紅雨散傷心片片錦雲寒謾勞微笑窺珠

箔不用含情倚畫闌回首天台春寂莫瓊枝碧草
路漫漫華見之亦絕望矣

吳偉號小仙湖廣人善丹青尤工於人物人皆以吳
道子稱之先是其父吳老客金陵與報恩寺僧人
相得僧人亦工丹青不甚善性嗜酒吳老無子僧
以酒狂卒是夜吳老夢僧謂之曰與汝相得不欲
久離願爲汝子及醒異之果生一子三歲能舉筆
圖寫後畫名天下亦以酒狂卒知是僧人托生也
屠太宰襄惠公武宗初年召用過杭藩臬諸公設燕

於紫薇樓諸公索紫薇樓詩公云昔年聞說紫薇樓今日登臨宿願酬俯觀黎氓歸壽域仰觀星斗射皇州氣連滄海晴還雨閣筆致思時僉事龍霓在座遂續云蔭落長松夏亦秋公笑稱善遂足之曰滿座簪纓皆俊傑共期戮力贊皇猷

太祖製民庶章服黑漆方巾取四方平靜之意青布直身取四海永清之意服此巾服則人知禮節此制作之深意也小帽截子惟執役廝卒服之其後民趨於便雖士庶亦多用之以衣巾爲禮衣如襜

嚴等處雖析薪者亦服此服尙有淳樸之風邇來
巾有玉壺巾明道巾折角巾東坡巾陽明巾衣有
小淡衣甘泉衣陽明衣琴面衣帶有琵琶帶鞋有
雲頭鞋婦人有全身披風全已大袖風俗大變故
民謠云頭帶半段襟身穿橫裁布街上唱箇啾清
燈明翠幙又云蝴蝶飛脚下浮雲起婦人穿道衣
人多失禮體又云一可怪四方平巾對角戴二可
怪兩隻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紵絲鞋上貼一塊四
可怪白布截子綴綠帶秉禮者痛之建言於朝遂

有章服詭異之禁於是制自聖心製爲忠靜冠服第其品職以別之所以限崇卑者至矣邇來又有一等巾樣以紬絹爲質界以藍線繩似忠靜巾制度而易名曰凌雲巾雖商販白丁亦有戴此者噫風俗之壞極矣

孫侍御璋出按全陝武宗西幸璋得侍陞問曰汝何省人對曰浙人武宗曰天下各有諱名汝浙云何對曰無之武宗曰獨不聞鹽豆之名乎璋謝而退蓋鹽豆之名本於蘇州浙相連得通稱故耳時蘇

之士夫謂璋曰鹽豆之名欽定在泐江矣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已千年矣而無片紙之存不特晉人雖唐之墨跡存者亦稀蓋物之特異者常聚於權貴富盛之家一經火盜則羣失之矣非若他物散落傍出猶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名畫一日盡焚諸城外可驗也

古人遠矣闔立本吳道子唐人也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可得見乎是故論畫者當以耳目可考者爲準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郭熙石澹夏

珪戴進李在花果則趙昌王友錢舜舉花竹翎毛
則徐熙王釜焦白林良呂紀走獸則何遵師周炤
胡璉季真人物則李龍眠趙子昂吳小仙姜正佐
杜古狂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梅則王元章
竹則夏仲昭葡萄則溫日觀得此數家已有奇妙
矣何必遠求太古以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李成
作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
軒甍閒雅悠然遠眺用墨頗濃而皴斫分曉凝坐
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

氣象零雪班駁寒沍滲人郭熙樹石蒼古鈞棘茁
輒山根水源挹挹在目石澹細膩勻適縱橫布置
純粹各有條理戴進整飭莊嚴在郊則師在石則
友也李在則閩山蜀水秦嶺晉河形狀惟有趙昌
花則含烟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
僞設色如新雖久不變友乃昌之徒傳采人昌之
室寫生則未迨焉錢舜舉單枝瓣葉儼然天成徐
熙南唐處士博洽書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
神氣超卓王釜蜀士孟和家客目閱富貴所作多

綺園花錦真是粉堆而不比圈線崔白之清雅另
作一家林良寫意蘆雁尤其所工呂紀初年寫真
後於細膩中溢出天巧尤致意木石古今翎毛之
獨步者也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炤則熙寧人胡
璉季真代北人氏畫院祇應所作猫犬何則有士
夫氣味周則有工製態度然生意自然一家皆有
名不傳李龍眠多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重
濁者多僞作於人物面相尤妙趙子昂畫美人細
及膚理窈窕之姿如在目前吳小仙信筆亂塗悉

合規度畫之狂者也姜杜一味清雅孫太古多用
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龍眠之下然衣摺
宛轉曲盡又過於李石恪畫鬼竒怪筆益勁利亦
能水墨作蝙蝠小禽之屬王元章之梅勝於張脩
夏仲昭之竹過於與可溫日觀元僧也畫葡萄多
作橫過老榦稜稜靜觀以下皆不及也

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
琴使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正在簷外晨起
視之瀑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

柱若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卽賂
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同年許斲成
獻忠懿一曰洗凡二曰清絕遂以爲曠代之寶後
錢氏納土二琴歸御府大抵桐材旣堅而又歷千
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
人之所處在空曠幽清蕭散之地而不聞喧雜之
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哉

古之畫者如闔立本王維李營邱徐熙范寬米元章
蘇東坡趙子昂輩皆士夫遇興則留數筆豈可必

其有對幅哉今人或以孤軸爲嫌甚至欲求四幅兼得橫披名曰一堂不足與言畫者諺曰今人最俗挂畫四幅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林水泉模糊遮掩屋廬高下大小不稱山脚水面並無來歷皆非名畫

懼仙子得一葫蘆剖之爲瓢內有一物如蝴蝶之狀五色可愛出瓢忽有光一道隨光失去懼仙子以爲神物也刻其銘曰一瓢酌盡乾坤髓幾醉茅亭

抱月眠一日有道士至臞仙引入丹室於炕頭酒甕中以瓢與之飲道士以瓢就瓮取酒而飲但得半瓢一飲而盡因曰此瓢大能滲酒勿怪耳言畢乃去臞仙令人視瓮中之酒與糟俱盡竭矣道士亦莫知所在

蘇松秋糧數倍各省莫知其由一日會王北川仁山云予昔在科時曾過湖查冊偶見蘇松舊冊一本前開重賦之由蓋太祖見蘇松俗尚侈靡故重稅以困之亦一時之權宜也後以東南財賦蘇松爲

最遂以此爲常法云太祖見某氏租簿遂定以爲稅者想傳聞之誤

戶部尙書夏元吉有德寬洪隆冬出使宿於別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至事急請罪夏笑曰何不早白我以餘廩易之乎併棄其存者而行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風起墨汚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明日早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不謹因風起墨汚精微文書懷中出之上命易焉罷朝尋出所易吏大感謝

宋靈景寺僧了然不遵戒行常宿娼家李秀奴後衣鉢一空爲秀奴所絕僧迷戀不已乘醉直入擊秀奴斃之縣官得實具申司府時蘇東坡爲郡勘之見僧手臂上刺字云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東坡撻之遂成獄作踏莎行以嘲之曰這箇禿奴脩行忒煞雲山頂上持齋戒一從迷戀玉樓春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羅一峰夫人某氏善詩一峰初弗之知也吾鄉薛知

州蒞任江西奏績於朝別一峰去一峰展冊葉欲
作詩以贈夫人曰吾亦爲之羅曰婦人烏能是未
之許夫人矚其不在書一絕於冊曰今日作詩送
老薛明日作詩送老薛秋江兩岸紅蓼溪都是離
人眼中血一峰歸而見之嘆賞不已

杭州妓者多鬻身齷客有一妓號素娥爲歛商所據
吾鄉黃南谷過之見壁間懸小像一幅書曰淡紅
衫子淡紅裙淡淡梳妝淡點唇只爲渾身都是淡
將來付與賣鹽人亦善諱者矣

千機錦載題畫梅扇詩一首經年不見玉人面意在
淡冬雪裡看今日相逢當六月冰肌依舊逼人寒
此宋人詩也且予所見者宋刻本今於方正學集
中見之誤矣

應彥文作梅魂詩禹廟歸來骨已靈風林月落靜儀
形玉龍一曲香隨返彩鳳三招夢未醒吊影西湖
雲樹墨歛妝東閣土華清莫誇賦客心如鐵楚些
淒酸可忍聽時虞伯生周伯溫見之稱爲應梅魂
象山所產木犀獨紅色甚奇絕邑人史本初得此種

遂獻闕下宋高宗雅愛之畫爲扇面以賜從臣題
詩曰月宮移向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
霄承雨露丹心一一爲君開又曰秋入幽崑桂影
團香淡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曉染得嬌紅
下廣寒自是四方爭求之歲接數百本史氏以此
昌其家今惟邑境所植者色淡而香烈移之他地
則香色少減此亦地氣然也

天順間李文達公薦臨川處士吳某於朝命行人賫
書幣往聘之至京授以東宮官職英宗親至文華

殿顧問以重之某不欲就文達叩其所以不就之
故緣敕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今授以此職所
以不受文達謂朝廷致敬盡禮寵待非輕初無不
稱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恐亦難行
既稱衰病務欲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
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大任未晚竟不肯就遂送
還家若某者亦可謂迂濶之士矣

倭夷入貢泥金扇最佳先以金箔作底上施彩色高
皇帝曾賜近臣桂太傅彥良慈人也其子孫藏有

一柄太傅題曰海內車馬今混一萬里梯航進方
物奇哉此扇日本來恩賜千官敢輕忽南薰殿高
清畫長水晶簾捲薔薇香綠牕蝶影弄春日碧天
雁翅橫秋霜扶桑日華移上苑鎖網珊瑚弱水淺
香山寫入畫圖中金鯨騰空怒濤捲黑雲忽散丹
霞飛江蘆蕭蕭月半規無窮變化不可測俯仰神
仙知是誰稜稜墨竹十二莖不方不圓齊短長隨
時卷舒足稱意一寸機關那可量齊紈團團堪障
日豈爲好新輕得失朝端鵠立汗如珠焉得從容

袖中出

戒石箴漢唐以來未之有也五代時蜀主孟昶始頒
布於諸邑句凡二十有四字凡九十有六曰朕念
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
在七絲驅雞爲理畱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
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
公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
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日戒本朕密思宋
太祖刪煩就簡摘其中四句頒行天下至高宗紹

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石座右至元三十年癸巳浙西廉訪司移治錢唐叅政容齋徐公琰改書曰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今府州縣甬道中有戒石亭南面刻公生明三大字北面刻宋太祖所約之十六字而徐公改者今不存民常曰公生明亭云

人謂海棠無香獨四川重慶府昌州所產者有香昔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勤倅彭淵才聞之吐飯大步往謁

李曰聞大夫欲倅鄞有之乎李曰然淵才悵然曰
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
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
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
聞者不覺一笑

張得中大本勤人也作兩京水路歌南京水路歌云
聖主乘龍天宇開鶴書飛下徵賢才鄞江布衣忝
英薦蒲帆早駕長風來長風吹帆過西渡赭山大
隱黃公墓車廐丈亭并蜀山餘姚江口停泊處清

灘七里如嚴陵前瞻石堰爲通明上虞東山由謝
傅錢王廟前雙樹清蔡家莊下梁湖壩曹娥廟古
豐碑大路接東關白塔高樊江一曲縈如帶紹興
城上會稽山蓬萊仙館雲霧間柯橋古寺殿突兀
舉頭又見錢清關羅山林浦連漁浦錢唐江潮吼
如虎六河塔近月輪邊龍山闡枕激江滸杭州舊
是宋行宮鳳皇飛來南北峰六橋三竺入天目西
湖十里荷花風臨平寺前通崇德三塔清灣照城
碧嘉興尙有讀書臺平望隨雲高八尺吳江八九

洞相連蘇州好在閘門前楓橋夜來過無錫橫林
曉色凝雲烟常州古城高岌業奔牛呂城壩相接
丹陽地勢控丹塗舟向鎮江城外涉金山焦山兩
虎踞龍潭瓜步依江屯觀音閣下韓橋小龍江驛
上金川門入門先到鴻臚寺奉楮殷勤報名字五
更待漏覲楓宸從今願寫平生志 北京水路歌
云四明古稱文獻邦望京門外西渡江水驛一程
車廡遠舜江樓頭橫石杠新中二壩相連接上虞
港內還通楫梁湖曹娥潮易枯大舟小舸重難涉

東關漸近樊江來薰風廿里芙渠開賀監湖光淨
如練繞門山色濃如苔紹興城水如碧櫓聲搖過
蓬萊驛柯橋遠抵錢清灣劉公廟食居其間新林
白鶴路迢遞日斜始得瞻蕭山夢筆橋高對江寺
雙塔亭亭各相峙古碑無字草芊芊猶羨文通好
才思西陵古號今西興越山隔岸吳山青錢唐江
接海門濶胥潮怒捲轟雷聲杭州舊是臨安府藩
臬三司列文武坐賈行商寶貨煩錦繡街衢百萬
戶北出關門景如畫竹籬人家酒旗挂高亭臨平

談笑間等閒催上長安壩崇德石門逢皂林灣邊
三塔高十尋嘉禾却過杉青閘黃江小路吳歌吟
平望吳江眼中過繁華地屬姑蘇郡楓橋尙憶張
繼詩夜半鐘聲又信疑望亭無錫人烟多旣庶且
富聞絃歌瞬息毘陵暫相泊奔牛呂城容易過丹
陽與丹塗鎮江人共游鐵甕城形環上國金山塔
影浮中流揚子江邊卽江漢浩浩湯湯茫無岸甘
露招提鎖翠微舟人遙指凝眸看一帆送過瓜洲
隄船行迅速如岸移維揚厚土瓊花觀覽游試問

黃冠師程奔邵伯高郵路界首沿流水如注菰蒲
深處浴鴛鴦湖浪滔天似潮怒寶應縣寶縣湖荒
城已廢存浮圖古淮大道通南北物阜民康軍餉
儲漕運循規事專一密密征帆蔽天日桅檣接踵
連舳艫舵樓按歌吹篳篥清河口土高厚淮陰城
臺至今有桃源縣接古城墟宿遷旋覺人烟轉直
河下邳地漸隆子房圯橋遺舊踪馬家淺呂梁洪
篙師須倩少年雄壽亭尉遲古名將金龍之祠屹
相向守邦治水各有功來往祈神乞陰相快馬船

飛莫能遏鑼鼓催羶號聲喝一淺一鋪穿井泉溲
濟兵夫往來渴徐州踰境山夾溝至豐沛泗亭况
對歌風臺臺下每驚流水滙沙河谷亭閘最難湍
流縈回却船退南陽棗林次魯橋澎湃水聲翻雪
濤師家仲家勢亦險新閘新店坡尤高石佛趙村
頗平靜濟寧在城及天井棲草二閘追開河支山
小驛來俄頃柳隄金線籠暮烟小河張秋燈火船
荆門阿城各二閘七級上下相勾連周家李家閘
流急崇武東昌舊城邑楊清臨清當要衝百工紛

紛共闖集衛河渡口夾馬營故城小市猶傳名德
州良店連窩城東光新橋從此經沽酒澆離愁必
與朋簪共夜淡風雨打篷牕五更驚起思親夢明
朝涉磚河順入長蘆灘乾寧興濟青縣關河流靜
海楊青站直沽楊村吹便帆河西務河合縣灤縣
相將迴城域張家灣上趨通州半肩行李惟書籍
我本江南儒宦游至於此所經之處三十六所歷
之程兩月矣共經水閘七十二約程三千七百里
薰沐整衣冠肅簪鶴班列九重紅日麗青天四海

奇珍貢金闕賢能輔聖朝共享昇平福我曹功成
奪錦袍早沐恩波食天祿

甲午季夏予避暑話山草堂書賈有以北牕瑣
語來售者卽於北牕晚霽中展卷疾讀如所載
倭國貢使宋素卿原名朱杲及元永春事皆與
明史日本傳互有異同又淡紅衫子一詩相傳
爲錢鶴灘作今改易數字嫁名黃南谷未知孰
信若夫革華傳唐人已辨其僞乃與毛穎傳同
稱韓筆何耶余公嘉靖七年舉人官蘇州通判

其云只好州蘇作判通亦可謂善自戲謔矣

山金忠淳識



輅 談

撰翼鳳張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談輅

長洲張凌虛鳳翼伯起

任昉序王儉集有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可見攻字從
攻擊之攻集註作專治不知何所本我皇祖說論
語暗合亦以擊訓攻止訓已如云攻去異端則害自
止駁夷狄有君甚正大與章句儒不同

論語托孤寄命章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
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卽孟子
所謂劾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也
閻纘上疏理愍懷太子冤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
孤臨大節不可奪以二句相屬足爲明徵何朱註以

托孤寄命爲才以臨大節爲節且寄命云者歐晉書所謂方托百里之命於卿非攝國政之謂也
論語瑚璉朱註夏曰瑚商曰璉不知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可考豈可倒置

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大意言當時好佞苟爲不佞則雖美好亦且不免宋儒以好諛悅色竝言則以而字作與字矣此皆訓詁之瑕也

論語五十以學易卽孟子五十而慕之五十言年至五十則氣血漸衰此時不懈於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也此孔子年四十特之言註作卒以學易若卒字之

誤當是六十矣何以爲五十耶

孔子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各國人心去殷而歸周也後儒泥荆梁雍豫徐楊屬周則是以諸侯而侵奪天子之地矣可謂服事乎且紂之暴非赧獻之比若使侵其地至三分有二姜里之囚豈得釋

孟子爲長者折枝朱註折草木枝可疑折枝按摩折手足解罷枝也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可以推類况枝肢古通用折腰肢揖拜也爲長者三字方明

鄴侯人品與留侯武侯匹不可輕訾托跡黃老是從赤松子遊意何本傳云人以此薄之司馬通鑑朱子

綱目亦因之不改烏在其信史也

按王叔文輩輕舉好進背公殉黨固不可爲賢矣然其志亦欲扶唐之衰不可盡謂小人何當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號史氏因其敗黜遂皆指爲小人觀柳子厚以柳易播之事果小人能爲之否耶范曄有言功成則譽顯業謝則譽生旨哉言也

大抵道學輩只是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本無事功也而以功名之士爲麤迹本無才藻也而以文章之士爲浮華竊佛氏之作用而復詆其非盜道家之糠粃而復闢其短亂聖賢之道而壞人心術也莫此爲甚

學者不可不辨

按宋史紹興十二年皇太后韋氏至自金靖康帝故未歸也豈當時不請抑不遣耶至二十一年始遣巫伋迎完顏亮云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遂唯唯退則知夷狄之君亦已得其要領使臣不復言亦若有受密旨者第今當事諸賢若李趙輩明言靖康旣已失國必無復辟之理但當迎還以太上處之便足破宋高隱疑卽有奸檜說或不得入何慮不及此惜夫

劉季緒才不能逮作者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此習日甚一日加以夤緣請托遂令西施却坐嫫毋入帷

川巴大行魯連退舍欲望孫康於異代豈易哉徐陵
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宐其令終也

昔蔡邕至會稽讀趙曄詩細歎息過論衡論衡今傳
詩細不可見豈書之存亡有幸不幸耶

任子雖因父得官然顧作爲何如若汲黯李德裕皆
任子如此氣節功烈科目中亦未易得

郭解客殺人公孫弘以解雖不知甚於解殺嘉靖間
以殺沈鍊罪楊順路楷是矣然順楷解客也爲解者
嚴氏父子惜當時不以世蕃償鍊之死

尚左尚右當有定體不知今時何故分南北禮禮乃

一定之制豈有當大一統之時而可爲南北之分乎
是在一道德同風俗者所宜究心也

嘗聞一狂人稱賣地理者其言曰你也看我也看自
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間不須錢買人不見
人多疑而笑之不知乃真人傲世之言卽陰地不如
心地好之謂也

阮瞻素執無鬼論每自謂此理可辯正幽明忽有一
客通名詣瞻言及鬼神事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
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
須臾消滅瞻默然失色歲餘卒此事可証

漢末洛陽婦人生子兩頭當時以爲漢祚將盡天下
有兩主之徵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趙太
寧間西明門內樹變爲人形鬚髮具備爲斂手之狀
惟無目鼻近日竹節多生小人頭自崑山至太倉皆
有之不知此時何緣有此也

晉史諸葛長民將及於難壁間見巨手長八尺臂大
數圍令人斫之忽不見近有松陵陳文學向予言簡
村一婦至圃採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三尺許手背綠
色手心純紅牽婦衣婦驚大呼衆以鋤擊之得解手
已不見未幾簡村罹大水民多漂苑



筆 塵

莫 是 龍 撰

本館據奇晉齋叢
書本影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筆麈

明 莫是龍 撰

平湖陸 烜 閱

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之石
名昇元帖此在淳化閣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
今遂不復得片紙至呼淳化閣本爲祖帖蓋不
知昇元帖耳漢唐碑碣鍾王墨蹟乃多有存者
何爲此刻獨無僅見也

何內翰良俊嘗言自唐以後無一好石刻蘇黃亦
佳者趙吳興學李北海吐之逼真但一入石便
乏古意此不知何理余謂趙吳興於北海面目
皮骨全似而神氣尙隔一塵亦山谷所謂欲換
凡骨無金丹也豈待入石而後辨哉蘇黃遂廢
古法自成一門戶惟米南宮篤意師古其書入
石者便勝諸家矣

寒鴉飛數點流水遶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消

魂此隋煬帝野望詩也何異唐人五言絕句體
耶秦少游改作小詞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
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壯盛日昃衰老日
沒死日出復然莊生所謂冥靈大椿以八千歲
爲春秋皆旦暮也淵明詩云世短意常多斯人
樂久生又云中觴縱遙情念彼千年憂且極今
朝樂明日非所求使九原而可作則願爲陶公

執鞭矣

昔人謂天下之智無窮蓋錯之不能並立久矣初
盜道逢丞相申屠嘉謁嘉密有所啟意在錯也
而嘉恐以吳事見告輒拒之既乃引爲上客而
請間之說得行相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
奏請誅錯奈何帝以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
而死及七國之變盜又請間而錯遂不免蓋其
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是錯計出嘉上而盜

計又出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吾於時事
觀之益信然

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
苦行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又云於可樂
中生不樂想於不樂中生可樂想於樂不樂能
生捨想此等語大有名理

宋孝宗問天竺僧云旣是飛來峰何不飛去答曰
一動不如一靜又曰觀世音手中數珠念甚日

念觀世音菩薩又曰自念自號作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大抵禪宗機鋒決捷入理最深故文殊師利稱維摩大士辨才無滯智慧無礙諸佛秘藏無不得入吾儒中多從文字知解得來非復聖賢心性學術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

古人下筆先求合己次乃求之法度今人下筆先求合人次乃求之枝葉

凡文章關氣運自是千古定論方在氣運中人自

不覺及異代觀之毫髮不能掩如唐人未嘗不
學漢人文章韓柳欲力振六朝之衰今其文置
之遷固間有可辨者乎唐人未嘗不學漢魏詩
法李杜遂欲憑陵陶謝今其詩置之漢魏間有
不可辨者乎惟宋諸名人於古法多不甚佳句
字摹擬縱其才具各成一家至謂遷固本六經
皆虛談也獨我朝號爲復古文師左國兩漢詩
必唐人銖銖而求寸寸而度今以爲遠駕唐宋

矣不知異代觀之竟作何狀豈唐文之不能及
漢宋詩之不能及唐其才識皆出我朝諸公之
下吾不信也然則不當思千古哉非然探古人
之理窟用古人之法律縱吾心匠以合一代之
氣運而無徒銖銖寸寸如優孟之爲叔敖其將
有事於命世之傑者乎

人生最樂事無如寒夜讀書擁爐秉燭兀然孤寂
清思徹人肌骨坐久佐以一甌茗神氣益佳爾

時聞童子鼻息足當數部鼓吹或風生竹樹間
山鳥忽嘯倦魔都盡徃徃徘徊達曙強就枕席
晚涼箕踞臨池數酌設筆墨摹古帖一二行援
琴而鼓之神遊羲皇矣

人居城市無論貴賤貧富未免塵俗喧囂遠處山
林非道流僧侶不能適既有仰事俯育自有交
際寧可絕人逃世一事不復料理我願去郭數
里擇山溪清嘉林木叢秀處結廬三畝置田一

區往返郡邑則策蹇從之良友相尋歎畱信宿
不見縣官面目躬親農圃之役伏臘稍洽尊俎
粗供嘯歌簷楹之下以送餘年其亦可乎

種花不須種菊竭三時之力以供數日之賞吾性
懶不爲也菊時則覓一小艇酒榼自攜訪有菊
之家間一就觀如王郎看竹不問主人可耳

種樹必先種梅何也雨晴煙雪無所不宜疎影暗
香新英老幹無不可者枯枝偃蹇傲骨蒼然猶

勝艷桃穠李

余最不喜疊石爲山縱令紆迴奇峻極人工之巧
終失天然不若疎林秀竹間置盤石綴土阜一
仅登眺徜徉故自佳耳

肥甘可省蔬食可獨樂酒不聖則神理都惡茗不
精飲食難化每赴招攜酒茗不備卽九鼎八珍
之饌皆爲長物

人久御肥甘炮炙之味不獨令腸胃受傷亦令人

心氣昏濁每三日一齋素可以養生可以養心
山非高峻不佳山非幽深不佳山非遠城市不佳
山非近林水不佳山無樵牧不佳山無寺觀不
佳山無流泉不佳山無雲霧不佳古之真隱曠
士有道術者多托跡乎山岳焉要之山無隱士
則林虛故世有巢居子山道尊矣

夫富貴之士則學名利貧賤之士則學衣食鼎鼎
百年之內營營以老不知此生身心俱曠飲啄

自適放恣形骸之外盤礴溪山之間俯仰無累
於情起居咸順其欲語默不礙於俗視聽無逆
於中有幾何日哉是造物者所最吝惜也古惟
巢居之徒豪濮之侶能蟬脫塵埃造物不復能
爲之拘可謂遁天之民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
能閒不是等閒人信矣

名利喧囂之地趨之者衆與人惟恐不多山川岑
寂之間知之者稀與人惟恐不少王摩詰詩云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此語最識霞外之理
余嘗呼一童子入深山中探清流茂林人迹不
到處危崖斷磳藉草踞石竟日獨坐稍惡饑渴
吞氣納津差不甚苦便謂此身與世了不相關
忽聞樵牧隱隱出沒遠近妄意武陵桃源非遠
他時或在朝市塵勞或應接俗子憤懣無緒念
此一段幽絕之景移置目前覺心地清涼矣
經史子集之外博聞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錄今人

讀書而全不觀小說家言終是寡陋俗學宇宙之變名物之煩多出於此第如鬼物妖魅之說如今之燃犀錄睽車志幽怪錄等書野史蕪穢之談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焚之可也

今富貴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從衆附會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畜一古書便須考校字樣譌繆及耳目所不及見者真似益一良友蓄一古畫便須少文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其如商彝周鼎

則知古人制作之精方爲有益不然與在賈肆
何異

山谷墨蹟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佳豈食
料禁不批放耶

又一帖云花四枝漫送餘春尙可賞否戴花人安
否蘇長公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送拍板一串意
余有歌妓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

金剛經耳

山谷一帖云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大江東詞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

米南宮書研山銘一幅後書云寶晉參前軒書銘云五色水浮崑崙潭在頂出黑雲挂龍怪電爍痕下震澤極變化闔道門語亦奇麗可誦余甚愛之時時訪其筆意出以示識者

南唐李氏有研山一座前聳三十六峰皆大猶手指左右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其廣不盈尺

李氏亾後流轉數處爲米老元章所得米之歸
樂陽也計爲卜宅久而未就時蘇仲恭學士之
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宅基竹木
叢秀晉唐名賢多居之旣米欲得宅而蘇覬得
研於是羣公共爲之和會而蘇米竟相易焉研
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山谷嘗言人生歲衣十疋日食兩杯而終歲蒼然
疲役此何理耶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

詩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飢
溝壑者天亦不能轉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
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
足之歎耶

淵明詩云故人賞我趣挈榼相與至班荆坐松下
數酌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
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畱酒中有深味此
老可謂酒中見道夫至於人我俱忘寧復有富

貴貧賤之故可以動其中耶

昌黎公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張藉祭文云乃
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既而遂曰翁疾日浸加
孺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
疾迄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殞然退之嘗談
人不解文字頭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
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何次道任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

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見推阮曰
我圖翁十部郡尙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
乎今士大夫身享富貴臨老便思升天作佛鮮
不爲阮生所笑矣

近時有善召乩仙者術甚奇余偶過上海潘方伯
家以他事召仙而余適入坐然余未有意求問
也方伯強余叩之因炷香稽首甫畢而仙至運
乩大書雲卿前揖生欲接浙何以罄悃莫生能

爲右軍點畫左氏文章捫虱高談宛王景畧之
玩弄圍棋遣興幾謝安石之風流眼底尙物何
人今乃拜手玄教欲知生前因平生原玉帝右
史爲草酒中勅待罪數年得謫世今余問何勅
便是立世宗勅還記否生酒中所草者詞極佳
子但不應酒中撰代子一傳何如

玉皇上清帝主勅明天子某高帝開緒景運中天
行廟多巡承祧偶乏昔黃河清徹曾開聖世之

徵安陸分藩亦是民間之養茲道嶽瀆之神定
爾河山之主嗚呼表隆天日足備聰明但年富
春秋首薦欽恤速圖警蹕毋讓涓橋欽此書畢
便去此文警策簡潔似不從人間來今余鄉士
大夫傳誦以爲奇事

曇陽事大有助於名教第不幸生富貴家令張大
聲息所稱弟子者又多非其人恐曇陽去後必
自懺悔

壬午冬十二月余居長安旅邸歲晏窮愁秉
燭兀坐輒思良友與之揮麈一談而不可得
也案頭拾筆隨意書得數條題曰筆麈聊當
友生一夕晤言之趣耳莫雲卿

右雲卿筆麈如仙人下降吐納皆成珠璣乃
其筆法亦妍雅絕倫傳世之珍也谷耕其實
之丁酉七月望後三日江上外史笄重光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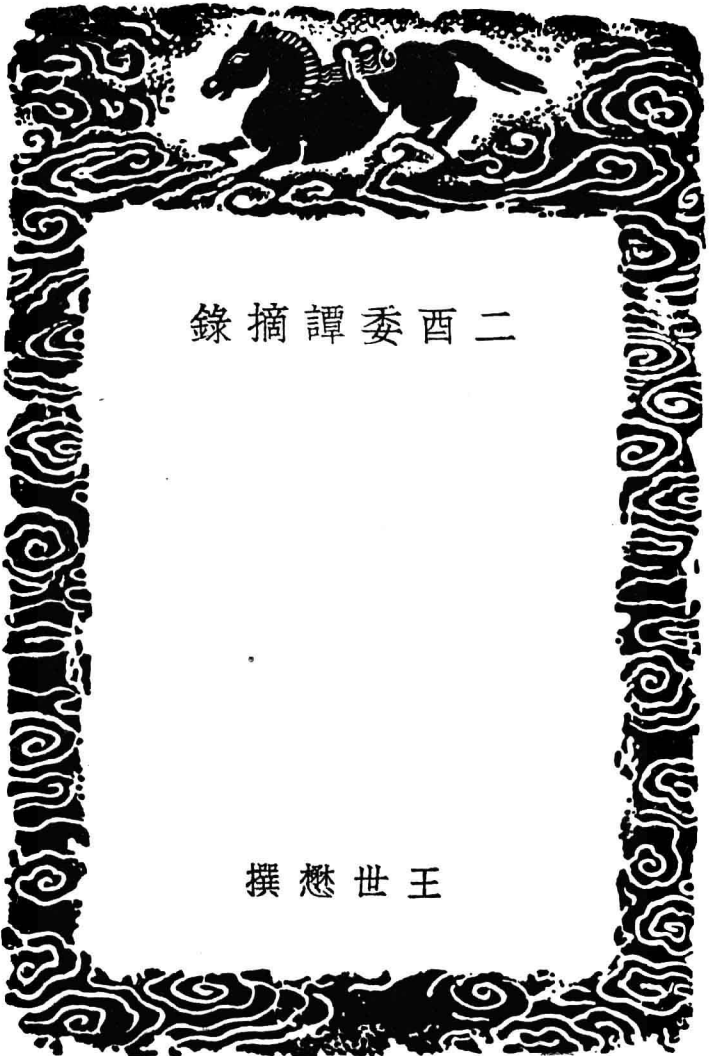
說類以不用意處為極妙譬如高人款土於壘

居硯其滯灑自得之趣寧勝於筭客作於莊時
也其卷係雲所真跡乃一時矢口而得者匪獨筆
法希貴庭像贊清言名理大似晉人於說部中
亦屬上乘惜不能摹勒上石第望之梨棗已足
千古矣乾隆戊子脩禊日梅谷陸恒謙

量陽而王錫爵也許嫁夫亡守貞不字姿色淡
冶如梅花喜誦釋典造書法乃精通一貫四方
士大夫多師事之其遊也必以爲紫雲樓蓋羽

化而忘心云旨量陽子傳二卷其門弟子所撰
張大孝息僕云詔然梅名再奉

筆塵終



二酉委譚摘錄

王世懋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六

二酉委譚摘錄

王世懋

天下事有不可曉者往聞邊城有棺數十具啓之皆
紗帽紅袍以爲異說頗不甚信數以問人彖云有
之近至閔中則同僚徐方伯時方在甘州張大衆
在涼州其說尤異徐云脩甘州城初破土見有一
小棺出之已而愈斲愈彖棺皆長二三尺啓視鬚
髻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大都彖紗帽紅袍者亡
慮數十衆喧然遂止不復發爲祭文掩而塋之竟

不知是何物又不知是何緣得葬城主之內張云
涼州亦同時有之但不如是之豈耳二君皆目擊
可信人也此事自古未聞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
能靈異於生時豈死而猶不復其本質則益不可
解始知天下大矣存而不論寧獨六合之外

甘州

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

毋其旁有一屠

者蹲踞而化云初屠者日見一女子買猪肝三片
疑之乃微踪其徃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焉女爲
說法因各化去皆真身也第神女身上無所繫下
去地將一尺竟不知何以中懸助甫每徃視輒令

人手捫之了不着地云其事不見一統志宇宙間
事何所不有而愚者乃欲謗吾師道嗚呼彼神於
事者尚不可疑况神於理者乎

助甫又爲予言其州彛瑣陽肉蓯蓉瑣陽形甚不雅
莖上生肉蓯蓉生土中掘得之形甚大色紅鮮如
肉助甫歎一識之今卒之田間掘得昇來儼如一
大人臂因悟蘇子瞻所烹肉芝乃肉蓯蓉耳宜其
不能仙也

邇來怪事不可勝書獨二事最真而最竒其一沙頭
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

行人道者已漸頷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爲
交構狀遺精地下未絕而殞其一吳江嬾人病狂
走入郡城遍覓死尸食之稍取腸胃臭味不可近
渠自云絕美好肴饌不逮也日食尸不可計數兒
童群逐之官爲錄繫久之釋遣不知所終二事皆
載記所未有沙頭童子似爲妖孽所憑若吳江嬾
人頗似有占五行志中皆一段新聞也

大璫馮保之腹心曰徐爵爵雖起罪戾握士大夫進
退權得罪於宗社爲大愆年老多智而好施頗
不爲小民所怨爵未敗半歲前予聞之客云爵一

夕卧夢一神人長三四寸呼爵謂曰爾祿盡矣爵懼而拜問是何神荅曰吾即君身中神耳爵因哀祈免死神因教之持齋可延也爵自是斷酒與肉日奉佛施棺予頗異之復以質如家史金吾爲信然已而難作愈信愈疑爲神既許之延矣柰何竟不免焉金吾爲余言君不知耶爵肉食三月矣蓋朝貴奉之者延爵致酒謂公何自善信妖夢也強之食爵不得已始嘗一嚙因遂不守吁何其神也茲事余不先聞必謂好奇者傳會其事今歷歷若符契然烏可不紀或曰爵得罪大郎持齋可遂免

乎曰爵能致神感好善一念爲之其走權貴而終死於權貴天實使之不終也于道何疑

予歷藩臬於寮案間見異證二因錄以俟知醫者一秦方伯淦右轄楚中時背脇間生一痰核漸大如瘤聞荆南有善醫者須服藥滿百貼始除卽九弗效也如數服之果愈遷爲豫章左至時了無恙七何足微蹇問之云足面似簇筋令童子捫之傷皮耳已遂愈數日而病剋提學江公以東私謂同寮曰大夫其非癩之謂疾殆不起乎余怪而問之曰余非知醫者先大夫先患足創一如秦公已而下

痢竟不治蓋創毒所發也秦公乃竟死一闕衆政
王公懋德自延平歸忽瘦甚鬚髮皆枯云是消渴
証百方藥之弗效先是延平一鄉宦潛謂人曰王
公病曾有嘗其溺否向有患者溺甚甜此不治驗
也王後聞之初試微甘已而漸濃愈益甜王亦自
知必不起云消渴病聞之溺甜則未之前聞也豈
亦糞甜苦之類乎二事皆醫說所不載

余上計京師乞休不允強出 朝謁過李臨淮唯寅
所遇一舊識山人在坐余問所從來唯寅笑謂余
曰君知近日山人多改業乎是君爲一邊鎮中丞

所知腰已橫金矣。卽守倫無幾，何可得也。余戲謂山人方競橫金，那聽橫金吏反作山人也。唯寅爲絕倒。亡何，余發行就道奉明禁，以重值募騾卒，僅身肩輿，夜宿逆旅。主人困甚，稍行見數驛騎馳而前，中一人大帽繡裳，卽向山人也。遣騎起居而去。蓋渠乃有勘合宿驛傳，又一反也。余謂世事翻覆，倏忽固然。然考於世亂槍攘時，見之今際太平盛世而所見如此，爲之一噓。

余謝閔中之役歸，潼關劉使君以時猶暑，憫余逆旅之艱，力勸居公館。余咲曰：曩爲督學來，不傳居今

乞歸顧薄逆旅人將謂僕始惜其官今乃亡藉遂匿
跡行如故獨病不任騎不得已以四夫舁與行而途
間所見乃有絕相反可供旅人一噓者靈寶道中聞
侍郎栗公起爲甘肅撫院前旌至亟趨田間避之舊
規都御史始得乘八人轎栗公數年前卿貳尊重宜
莫比乃止用四人肩輿儀從甚簡因自笑致仕官輿
亦四人但乘傳顧募異耳行頃之遇一同歸者身着
錦繡前列執事後擁扇蓋已足起敬而輿乃儼然八
人駭而物色之則三原主簿陞郡幕不赴而歸者也
簿一月前跽拜吾側一旦與余同歸而豐約貴賤頓

異如此蓋繇近制嚴革驛傳貴官賤士等威莫辨而希指者又每過爲損約以求知乃有大臣到任僦民舡艫而小輩總無顧忌擅取原任夫力以自誇詡遂至八夫輿一主簿而莫之誰何其爲異又豈直山人而已是深可爲世道慨者聊一記之

余性不耐冠帶暑月尤甚豫章喜蚤熱而今歲尤甚春三月十七日觴客於滕王閣日出如火流汗接踵頭涔涔幾不知歸而發狂大叫婦爲具湯沐便科頭裸身赴之時西山雲霧新茗初至張右伯適以見遺茶色白大作豈子香幾與虎丘埒余時浴

出露坐明月下亟命侍兒汲新水烹嘗之覺沆瀣
入咽而膈風生念此境界都非宦路所有琳泉蔡
先生老而嗜茶甚於余時已就寢不可呼之共啜
晨起復烹遺之然已作第二義矣追憶夜來風味
書一通贈先生

五月十二日歸自郡城夜卧憊甚惡聞蚊聲不寢久
之街鼓欲動始得帖寢忽窓外淙淙於時望雨不
啻調飭竹林布衾半醒半卧呼侍兒搥背聽之覺
倦態盡蘇檢點胸中略無一事唯課兒作文題已
先一夕出矣爲復展轉間聞老妻喚聲蓋督課僮

婢受黃梅水採茉莉花耳又作此不急之務一吟
披衣而起盥櫛焚誦畢出坐心遠堂中命筆伸紙
作數行記之

萬曆之十三年十二月冬行盡已立春矣余時駐興
化府海波無警閭井安堵而微以乏雨爲民憂蓋
瀕海地高民倚麥爲命南中無霜麥且怒長無雨
漸萎黃意殊望雨乃除夕前一日雨作心念元日
當爲屏翳所苦願民瘼重而雨當聽之耳亡何遽
止不成霖澍入除夕始猶作暄舖後而日大出元
旦晴朗市井喧闐不復望雨次日卧醒忽微聞雨

罄已漸淙淙四野沾足矣時尚未開印齋

一事憶往歲所記二事問適偶同而爲民間

秋意有餘歛因檢篋中舊稿椎牕洗研作小批

舊事而續記此條年踰五十娛生之具都絕唯正

事多暇一弄筆研便爲佳境耳第三子士駉年十

四從老妻侍宦邸書此付之

三月晦日鷄鳴山視牲還雨中過十八衛北循溪行

穿入大教場碧柳周遭無慮千株綠莎平鋪牧馬

散齧其中輿從軟茵上度望鍾山鬱勃雲氣間作

白縷蜿蜒蠕動籠罩萬木雨中佳境也金陵佳麗

會心處在在有之正不必選日提壺遠遊也第金陵人生長此中日用不知士大夫又作造請投門狀想自負此景耳歸而記之以示兩兕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科第特盛離縣二十里許爲景德鎮官窰設焉天下窰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余嘗以分守督運至其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民既富子弟多入學校然爲窰利所奪絕無登第者惟嘉靖間萬年賊起鎮人逃匿停火三月是秋遂中吳宗吉一人亦竟不成進士後爲吾郡倅陞黎平

守而卒宗吉前後終無一人舉者吁亦異矣乃知遐方異域多產奇寔必乏人才理當如是又况擊撼穿鑿地脉安得不損此堪輿之說所爲不可廢也

又待詔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記取離騷句曰唯庚寅吾以降徵仲書画名盛郡守令無不致敬者有一二守北人也不欲言其名問人曰文先生前尚有善画於先生者否或對曰有唐解元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二守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先生圖書曰唯唐寅吾以降聞者爲之絕倒蓋

唐庚二字篆書難辨也

衢州城西層樓下臨衢水頗稱壯麗余過之故人李君同年張君以西道邀余雨中燕集固求余書匾爲重余仰視其上先有四大字云飛閣流舟余匿咲不禁二君問故余謂此四字幸而不留名然爲萬衆所目彼所取義得無採王子安滕王閣記中語耶二君曰然然則子安記乃流舟非流舟也蓋此君少而誤讀舟字爲舟見此樓高而下有行舟以爲天造地設不知流舟是何文理人固有紕繆至此者此不過二君前輩耳二君亦大笑余曰以

余書匾未必爲斯樓重亟除四字爲此樓洗穢則
二君之功耳於是趣除之而余竟不爲題止刻一
詩而去蓋監於前人之輕題也

豫章米賤丁亥大侵米貴至七錢戊子春新建縣一
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
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壹分銀買信將與妻
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
以應之里長者遠來而饒欲一飯而去又辭以無
入厨見飯責其欺人人搥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
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

埋之曰若無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
負歸春食可延數日或有別生理柰何遽自殞爲
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
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
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
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
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俱稍
饒裕矣此得之喻邦相家書不虛也嗚呼頻年饑
饉普天同困似天意不欲彘生人也河南北人相
食而卒未聞上蒼有來牟之惠乃忽於豫章兩姓

示異如此何耶然彼二人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

